

砵蘭街得名始末

裘琪



HK 人與事

香港的街名，可謂洋雜處，五光十色，初來甫到者，往往是一頭霧水，譬如明明走在一條洋裏洋氣的彌敦道上，拐兩個彎，卻已走進風土味十足的砵油街去了。內地來的遊客，若走進以中國地名來命名的街道，同樣會陷於五里迷霧中，例如看到蕪湖街，很容易就會誤以為它在上海街附近，而走在上海街，卻可以找到南京街和寧波街。

有些街名，如果不知道它的來歷，也容易鬧出笑話，例如九龍的砵蘭街，人們便以為砵蘭一定是香港早期洋人的名字，其實並非如此。

砵蘭街其實是因「紅毛泥」而得名。「紅毛泥」就是又叫「士敏土」的水泥，早些年，水泥還有人稱之為「英泥」。水泥由美國俄勒崗州的砵蘭市最先生產，故亦名「砵蘭土」。後來，廣州也建了一家水泥廠，第一任廠長，是一位姓方的「海歸」。此君後來南下香江，經營建築生意，創設了一家成和公司，在跑馬地區建造了不少房屋，還買地開闢了一條成和道。

後來，方君還跨海到九龍發展，看中了油麻地天后廟附近，

本來是濟隆糖廠佔地頗廣的廠房，便設法買下來，開出一條新街道，兩邊都建成三、四層高的樓房，為了表示他曾做過砵蘭土廠的廠長，所以將新開闢的街道命名為砵蘭街。

香港早年的街道，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就是一個名稱，卻見之於兩條街道。

例如港島半山有一條羅便臣道，九龍半島也有一條同名街道。港島的羅便臣道，始建於一八六一年，而九龍的羅便臣道，則始建於一八六五年，相差僅有四年，且同是為紀念第五任港督赫科斯，羅便臣而命名的。直至上世紀初，第十三任港督彌敦上任後，才將九龍的羅便臣道擴建，並改稱為彌敦道。

當年九龍半島與香港島同名的街道，除了羅便臣道之外，還有麥當奴道、遮打道、德輔道、花園道等等。這幾條街道都在尖沙咀附近。後來，麥當奴道改為今日的廣東道，遮打道改為北京道，德輔道改為漆咸道，花園道則改為漢口道。

早期九龍有不少街名跟港島的相同，主要是因為隔了一個維多利亞海峽，兩岸居民甚少往來，儼如兩個世界。後來隨着人口增加及交通發達，郵遞誤會頻生，為減少混亂情況，街道命名才有了嚴格的限制。

孔雀島

余逾



柏林漫言

秋天是柏林最美的季節。到了十月中旬都還能有二十多攝氏度的氣溫，按柏林當地人的話來說，如此溫暖舒適陽光普照的日子，不出去郊遊真是辜負了這個季節。我猜想柏林的學校可能就是考慮到這個原因，每到十月中旬，學校便有一周的「秋假」。

於是，我選擇了暖和的周一，帶着家裏兩個小朋友去孔雀島。

因為耳聞幾個關於它的歷史故事，孔雀島在我心中猶如一個小小的傳奇。孔雀島最初不叫孔雀島，而是叫兔子島，因為島上生活着一大群兔子；孔雀島曾是威廉三世的農場，後來動物越養越多，乾脆建成了一個動物園；孔雀島還在一九六三年舉辦過夏季奧運會的閉幕式。

路程並不太周折，我們便從柏林市區搭乘城市地鐵線來到一個叫Wannsee的小鎮，再乘坐一小段公交車便來到了孔雀島正對面的岸邊。隔着碧綠色的湖，眼前便是秋色滿目的孔雀島。

從這邊的湖岸到孔雀島需要坐一個小小的渡輪。與其說是船，這個「敞篷」渡輪就像是

一個在小島和湖岸來回移動的平台，上面可以停大概兩三輛車，遊客們也三三兩兩地站着或者坐着。雖說渡輪可以把車從湖岸運到孔雀島上，但只有工作車輛才能上島，遊客的車都得停在湖岸這邊的停車場。

「為什麼要設一個渡輪？離岸這麼近，修一座橋就是了唄。」兒子一邊玩手上黃色的落葉一邊問我，「你看可能就幾百米吧，游過去也可以。」

這是個很好的問題。雖然渡輪不如橋方便，但是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級別的景點，盡最大可能地保護它的原生態，應該是這個渡輪存在的意義吧。

事實上，兩個小朋友和我也都很享受在渡輪上這短短幾分鐘。渡輪緩緩駛向孔雀島，微風拂面，我們彷彿置身於湖中央。還沒來得及多四處張望，輪渡便已到了孔雀島。

並不急着去尋找野生孔雀，我們沿着森林中的小路一邊走一邊看。真是滿眼的秋色啊，大片大片金黃色的樹葉遮擋了天空，滿地的落葉也鋪滿了小道。還有一些秋葉隨意地落在一些樹樁上，或者輕輕停在新生長起來的大隻蘑菇上。偶爾一陣風吹過，樹葉便如飄雪一般在



▲孔雀島對岸的小碼頭

作者供圖

空中飄舞。兩個小朋友蹦蹦跳跳着去追逐空中的樹葉，笑着鬧着跑得滿臉紅暈，彷彿他們抓到的不是秋葉，而是這個燦爛秋天的尾巴。

穿過森林，右邊的草坪豁然開朗，兩隻孔雀漫不經心地在草地上「巡視」。牠們也不介意走到接近小道的地方多了些人類，牠只顧着時而互相蹭蹭頭時而追逐一下。牠們便是擁有這個島上整片草坪的野生孔雀，好不愜意！

很快我們便從小島碼頭走到了小島的另一個端頭。這邊有一個看上去蠻有歷史感的教堂和小城堡，這些老建築面前用柵欄圍着一個大圈，裏面養着奶牛和水牛；旁邊還有個不大不小的雞圈，有幾隻漂亮的大公雞慢慢踱步。

就這樣慢悠悠地，我們在這個原生態的小島上，享受着這個溫暖的秋天。寒冷的冬天來臨之前，這一片金色讓人心充滿了滿滿的暖意。這是不是柏林人不畏嚴寒的秘密呢？

金庸梁羽生的「脂粉」專欄

張茅



香港隨筆

香港報章的副刊專欄，在全球華文報紙中堪稱多姿多彩，每家報紙的固定讀者中，副刊佔大多數。以男性化身寫女性專欄，這類文章是一路奇兵。

近日退休報人的茶話談起碧琪、楊八妹，話中的「碧琪」是我們同年代入行，有「報紙才子」之稱的韓中旋兄；七十年代他在《信報》以碧琪的女性筆名寫「中區麗人日記」專欄，時任《亞洲電視》新聞部主管的張寬義兄，則以筆名「楊八妹」寫專欄。以後，較為人知的采妮、碧姬、錢瑪莉……作者都是男生，載於主流報章。

由五十年代至今一批「女作家」，地位超然的應數梁羽生和金庸。梁羽生以「李夫人」在《新晚報》副刊「下午茶座」主持「李夫人信箱」，一如後來的武俠小說《龍虎門京華》，一筆走紅，報紙因「信箱」而銷量急升，報社也始料不及；金庸也化身「姚馥蘭」，在《新晚報》副刊開「馥蘭影評」，凡外國新片上映，他即評述。「李夫人信箱」則每天刊出。

說到金梁，忽感世事不無巧合，兩人同年出生，金是年三月，梁是年四月，此其一；金、梁寫武俠小說之前，各自化身女性，在專欄與讀者溝通，此為其二；金、梁寫武俠一舉成名，被譽為新派旗手，種種巧合，豈是無影之手早有安排？再說執筆次序，「李夫人信箱」先於「馥蘭影評」，武俠小說也是梁羽生先於金庸，論成就及受讀者歡迎的程度，堪稱一時瑜亮。

最近看到一些記敘男性執筆的「女性」專欄文章，獨遺金梁這一段記載，在此文以作補缺，翻出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日《新晚報》頭版的一段「新添五大連載」預告，首次推出新招數，由男性化身女性寫專欄文章，難得讀者信以為真，可見事前的安排作了一番心思。

《新晚報》當日預告如下：「我們的報從明天起將進一步充實副刊陣容，已經準備好五大連載和專欄，呈獻給讀者們，敬請注意！」預告內容還介紹：「李夫人是一位生活經驗豐富，而且學識淵博的好太太，她的信箱專答戀愛、婚姻、家庭、交友以及其他問題。」

預告刊出翌日，「李夫人」在副刊出現，



▲金庸以筆名「姚馥蘭」，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《新晚報》開設「馥蘭影評」的首篇文章 大公報資料圖片

她以一段開場白與讀者見面：「前幾天一個周末晚上，《新晚報》幾個朋友過訪，不知怎的，大家慢慢的便談到寫作的問題上去。下午茶座的老編忽發奇想，叫我為他的茶座寫些東西。我笑着說：算了吧，結婚以後十多年，整天都與柴米油鹽為伍，我已經寫不出什麼東西來了。可是《新晚報》朋友不放過我，他們說：那麼，就寫些柴米油鹽和兒兒女女的事情吧！」就這樣她接下了「茶座」的訂單。

以後發生的事情讀者來信不絕，收發人員每天將一疊來信交給「她」，一個月收到的信平均約六七十封，有時近百封，信中人多是年輕男女、年輕夫婦，訴說「少年維特煩惱」、傾訴戀愛中各種遭遇，逐漸讀者不滿足由「信箱」解答，進一步要求見面，編輯部必須處理研究結果，決定還是不見，報社曾有一位公認「蘇州美人」的已婚同事，嫻熟端莊，曾考慮由她出面，但一直沒有做。

「李夫人信箱」內容說的是柴米油鹽或男

女感情等世事，涉及戀愛難題，不僅是提供「技術處理」的膚淺意見，她從戀愛談藝術修養，談美學、文學、哲學、理想、人生觀，引證中外，嘗試化解讀者熱戀、失戀、愛情忠心不忠心的疑惑；她會討論怎樣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發生的悲劇，引述這部世界名著中出身貴族的女主角的遭遇，發覺愛的不是貴族的丈夫，遇上一位年輕軍官而出走，卻發現對方不忠，絕望中她穿上貴族裙子臥軌自殺，年輕軍官為她的死懺悔，開槍自殺不死，決定從軍參加土耳其戰役但求戰死沙場，以此提醒愛情中人互相深入了解，以理性處理戀愛中的糾紛。她還與讀者討論愛爾蘭著名女作家名著《牛虻》的愛情故事，引導戀愛中少男少女思考。

一位讀者信中說：「最近，李夫人在大談大學風光，寫的非常嫵媚，非常動人，最能夠使我們增加許多良好知識……其實，她已博學得很。」

一年後，梁羽生首部武俠小說推出，拆信的壓力大增，虧他信任我這個當時未滿十八的小子，偶爾為「李夫人信箱」代筆，當年剪貼起來保存至今，以作鞭策。

金庸「馥蘭影評」的姚馥蘭太美了，寫在紙上不經意幾行字，一個花樣年華散發着時尚的美女躍然而出，你會為一個從未謀面的美女編寫家世，讀者想像中的姚馥蘭，一中產或富家出生，外國受教育，受中國傳統影響，習慣了外國生活，往來於社會中上層，喜愛美學與電影，用她的眼睛評論每部新片。

金庸十分成功在筆下替姚馥蘭帶着一位不足十歲的小表妹常在身邊，兩人帶着爆穀進場，一邊看一邊吃，說些發笑的話，襯托她嫵淑溫婉的個性，這便引來狂蜂浪蝶追逐紙上的美人，她收到一封來自某國領事館一位人員的信，表示對「她」非常傾慕，渴望給他一次喝下午茶的機會，你說金庸怎樣應對？她婉拒了。

金、梁是五十年代出現的男性「女作家」，吸引新讀者，替報紙增加銷量，提升報紙的知名度，這專欄形式頗有新意，刊出許多讀者追捧的文章，金、梁開啟五十年代風氣之先，後有生力軍，但文風有別，隨後出現的作者文風受多產作家高雄小說「石狗公」影響，文字採用「三及第」，貼近鬧市諸色人等的生活習慣，通俗生趣，成為閱讀的「早點」。

萬里情緣

延靜



人生在線

姚船先生住在多倫多，我住在北京，相距一萬六百公里，不可謂不遠，但自從我們之間幾年前建立微信聯絡以來，從沒有間斷過聯繫，特別是最近聯繫更加頻繁。

我們本來互不相識，是「大公園」副刊使我們兩個老人相識、相知。多年來我們都為「大公園」副刊投稿，通過發表的文章相互都對對方有了了解。大約十年前，我和老伴兒去多倫多探望女兒一家，知道姚船先生在多倫多，便打聽電話號碼，貿然給他打了一個電話，對方傳來一位老者的聲音：「您是誰？」，我忙答道「我是延靜」，老者驚訝，遂道「正想與您相識」。就這樣我們成為摯友，也算有緣。

此後我們每次去多倫多，都與姚船先生相見，而且不止一兩次。姚船生於廣東潮州，並在那

裏度過童年。後轉轉香港，三十多年前來到多倫多。他一直從事文字工作，寫過專欄，也寫過文學作品，曾任多倫多作家協會會長，文學底蘊深厚。他雖然離開故鄉多年，但他的心裏一直裝着故鄉的人和事，一往情深。一次他在家裏，用夫人做的潮州菜招待我們夫婦，更說明他對故鄉的思念。每次與他見面交談，都獲益不少。

近兩三年，我們每有習作在「大公園」副刊發表，姚船先生都發來微信，給予評論和鼓勵。我們寫點東西，純屬個人愛好，與姚船充滿詩情畫意的文章相比，更是差得很遠。我們擔心評論我們的習作給姚船生活帶來負擔，一度提出婉謝，但他執意不肯，除真誠的評論外，更多的是給我們鼓勵。

最近，姚船先生發來的微信更加頻繁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住院做手術所致。在多倫多的

女兒，今年上半年曾送姚船一盆吊蘭，以表敬意。不想姚船把吊蘭放在後園一個高處的位置，精心培養，枝葉繁茂，吊蘭下面放了一把白色的椅子，相互配合，畫面優雅嫺靜。於是姚船把它照了下來，放大後做了鏡框，準備託人帶給我。但怎奈路途遙遠，託人帶十分不便，他只能作罷，於是他就把照片發來，附言「閒時觀賞，祝健康愉快。」沒過多久，姚船又養了一盆蟹爪蘭，養得很好，滿盆繁華綻放。

於是他又照相發給我，還有微信視頻，可以旋轉觀賞到花的四周，並附言「祝健康愉快，術後早日康復」。

北京和多倫多相隔千山萬水，但兩位老人的心通過微信緊緊連到一起。雖然沒有收到姚船的鏡框照片，但我聽到的是一位老人對另外一位老人真誠祝福的心聲。

▲砵蘭街得名，背後有一個有趣故事 作者攝



見好收

李憶君



自由談

我向來不喜歡談理論的文章。一大堆理論，主要是指出問題，終極目的是研究、解釋、糾正。換句話說，是要人贊同，想找出一些什麼來支持自己的觀點。尤其是文藝理論，一心只想把讀者帶進所提的問題裏，然後一再剖析。當然，你可以贊同這，反對那。

而所謂研究，是深入鑽研，刨根問底，探求事物的真相。如果是科學家，鑽研是他們的工作，許多問題還等着他們給出答案，等着他們去解決呢。但是尋常人如我者，無需這麼高深。別說理論文章，對其他東西也少有深入研究的精神，覺得站在門外探頭往裏面瞧瞧，略略領會一下足矣——門外漢一詞，恐怕是源於此吧。

立意探索世界？發現自己？奈何世間事物經不起研究，更不適宜端詳細看，只能遠觀。俗話有云，「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」之所以會深入研究一樣東西，必定是對其抱持很大的期望。依此邏輯推論，失望機率相對也越大。

與其因此而得不償失，倒不如還就含糊點——世上的事，你非得都要透視得如玻璃一樣澄明不可嗎？比如偶爾摘下眼鏡，便看不到桌上的灰塵，椅子底下的蜘蛛網，朦朦朧朧也就混過去了，這於我是有好處的。不然看到後一時又無暇揩抹，徒落得個心裏不舒服。朦朧是一道風景，像霧又像花。在霧裏看花，多美多浪漫啊。

所以說，現實經不起真切，真相最醜陋。因此，見好就收。

這「收」的意思是：在狀況